

QING YAN MIAO

· 灵 ·

清烟渺

也许 走到最后

你会发现真正想要的和最初想要的 截然不同
不一样的清穿 不一样的后宫女官生活

云思遥◎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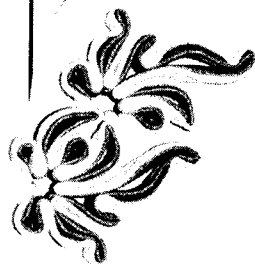
QING YAN MIAO

沁烟缈 著

贰

清烟缈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烟缈.2/ 云思遥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039-3351-6

I. 清…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8459 号

清烟缈.2

著 者 云思遥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胡 晋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351-6/I·156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峥嵘·001

第二章·弦断·009

第三章·惊变·018

第四章·催眠·030

第五章·重逢·039

第六章·源起·048

第七章·棋局·056

第八章·暗涌·068

第九章·波澜·081

第十章·伤痕·093

第十一章·伤逝·105

第十二章·牢狱·116

第十三章·心结·131

第十四章·等待·143

第十五章·回归·154

第十六章·浪迹·163

第十七章·归京·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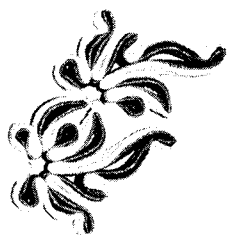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清烟·187

CONTENTS



第十九章·终点·191





CONTENTS

番外·胤禩·当时只道是寻常·197

番外·胤禩·后来·201

番外·胤祥·人生若只如初见·207

番外·胤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213

人物性格分析篇·217

在屋里把方子写好后，我揉了揉酸痛的脖子，搁下笔，往外走去。知道今天八阿哥过来给良妃请安，心里仍是搁着些话想试探，却又明白，他不会对我泄露太多。

坐在石桌前，拿过一盘棋，按良妃前些日子所教的布局摆棋。只是下了几子，便听到一声嗤笑：“没想到，你下棋的水平竟这么低。”

我做了个邀请的姿势，却没有看他，仍是专心地盯着棋盘，“我不会下棋，倒是会看棋。”

“这是何理？”他轻笑，不以为然。

“正如有些人会品菜却未必会烹饪一样，各司其职而已。”我抬起头，对着他微笑，“素闻八阿哥的棋力是众位阿哥中拔尖的，可否愿意为盈雷摆的棋作个评断？”

他眸中精光闪烁，却微笑道：“好。”

我依着记忆将前日里从良妃那死记的对局按步骤一一摆下，偶尔下到错漏处，抬头看他，他时而深思、时而微笑。

我一子一子慢慢地放，大概摆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听说这棋是当



年曹熏铉和李昌镐的对弈，最终的胜利者是李昌镐这位徒弟。

“八阿哥可看懂了这局棋？”我放下了最后一子，收官时白子已基本占据优势。

“黑子开局华丽，进入中盘后，下得过了些，反倒给了白子机会。”他若有所思地道，“白子中后盘的实力强大，尤其官子阶段，点算能力超出了国手的水准。你这盘棋必然是从额娘那里寻来的。”

“的确如此，只是这局棋给我的启发很多，便死记住了它。”我微微一笑，问道，“倘若这黑子由八阿哥下，八阿哥会怎样？”

他思索了会儿，答道：“序盘中盘之初便要占据要津，即便白子中后盘实力再强也是于事无补。不过，这对黑子要求很高，需要有很强的大局观，稍有差错，仍然万劫不复。”

我心中叹口气，他的确是一个聪明的男人。他能看到白子的优点和弱点，也知道如何对付白子，但在现实中，怕仍然会因为骄傲而宁愿与对方在官子中拼杀。

但这何尝不是他身上最闪光的地方？

“‘棋局如人生，下棋时，布局越华丽，就越容易遭到对手的攻击，生活中，少犯错误的人，要比华而不实的人更容易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曾经说过的话。”石佛李昌镐最终能够超越他的师傅与他的性格和棋盘的修为能力分不开。

他脸上浮起一抹高深莫测的笑：“今天你告诉我这些，为了什么？”

我轻笑一声，把棋盘收起来，跟聪明人谈话就是这个好处，不需要说透他便能问出你需要他问的话。“我和十三的事请你不要插手。”

八福晋昨日的话给了我提醒，姐姐的出现更是让某些不明朗的东西呼之欲出。倘若我和十三真的由八福晋来成全，那后面怕是再也无法平静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会连累姐姐，也会连累十三。

他微眯了下眼睛，笑意轻淡却让人不自觉地警惕，“你的示好便是为了这个理由？”

我平静地看着他，却没有半分笑意：“我和你不同，我只想换得一些人的平

安。”一些我在乎的人的平安。

他慢慢地摇头道，“我从不许诺没把握的事。”

心一紧，我耸然起身：“八阿哥。”

他笑得云淡风轻：“盈雷，也许有一天，你会恨我，但是很多事情，我必须要做。”

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忽然间明白了某些一直没有去想的东西。

回到宫里，竟看到良妃也在摆棋。我好笑地摇头，坐在她对面：“犯了棋瘾？”

她抬了抬头，微微一笑道：“的确犯了棋瘾。你呢？跟褙儿谈话了？”

我做了个上帝保佑的姿势，反问道：“有没有考虑不做娘娘改算命去？”竟连这件事情她都能预料得到，我只能仰天长叹了。

她放下手中的棋子，眼里有一抹怜惜：“我见你从褙儿府里回来后一直若有所思，便猜得你应该知道或是猜到了什么。偏偏你又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一定会逮着机会问个究竟。”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很多男人认为女人太聪明是件可怕的事情，身为女人，我都深有感触。”我连连叹息。

她拾起一枚棋子向我掷来，我眼疾手快地接住，冲她摇头晃脑地笑着。她无奈地笑笑说：“好个没心没肺的姑娘。”

我脸一紧，随即淡笑道：“真没你这样的主子，我好好地过日子，你非得揭我的疮疤。”

她注视着我脸上的淡笑，沉默了许久，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轻声说道：“有些话，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有些担心你会恨我。”

我不自觉地皱起眉头，然后安抚地冲她一笑：“我的为人你该了解，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何况是对你。”

“我想，困扰十三的原因，恐怕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便是，我曾经告诉过他，明年是他的劫。胤祥一直都是一个肯承担的男子，但是……”



“但是，他又是一个隐忍的男子，有什么事他会自己一并承担却不肯说。”我轻声打断她的话，接道。

她流露着诧异的神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一直很奇怪一点，既然康熙如此宠爱他，为什么我所知道的那一点关于夺嫡的人里面却没有他，想必是触犯了什么，加上八阿哥这些日子的动作大了些，让我不得不警觉。”我没有看她，却盯着那棋盘，仿佛从那里能看到将来的走势。

她幽幽地叹息道：“你果然是胤祥的知己，他虽不言不语，你却没有半点怨他之心。”

“我怨，我当然怨。”不自觉地凝起一丝苦笑，“我怨他不肯让我和他一起承担那所谓的劫，但是我又怨他，如果一个人把我的安危放在了他自己的前面，我还有什么好怨的？”

“十三有你，是他的幸。”

“不，应该说，我和他何其有幸，能遇到彼此。”我脑海中浮现出他懒散的笑，那未曾淡忘的明朗，总能令我心底那丝阴霾散去，“本想问你，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现在看来，问与不问，结果都不重要了。”

“你会怎么做？”她问得很轻很轻，声音飘在空中，一遍一遍地在我耳边回荡。

“偏是这凉风习习的日子你才来看我。”对面的绮萱身着她最爱的浅绿衣衫，柔和地笑着，让人有季节错位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明媚的春天。

我托着腮，打量着她明艳的笑容，惊讶地发现，她越发地美丽了：“我是越发的怕见你。”

她一愣，问道：“为什么？”

“自惭形秽得紧。”我长长地叹口气。

她妙目流转，巧笑嫣然。“盈雷，你便是夸人，也让人听得舒服。”她微笑着喝了口茶，不经意地问道，“这些日子你似乎下了某些决心？”

我和她的目光对接，那一瞬间双方都了然于心。心里明白，她是真正地长大了，她已经可以在这深宫里安然无恙地生活。

“这些日子，你却是越来越聪明。”

“皇上要操的心太多，我若还不学乖，他岂非多一件要操心的事情？”她轻轻一笑，眼睛里却不再是昔日的娇纵，而是对自己对康熙的了然。

我微笑着点头，问道：“可妍在你这儿可好？”

“心思缜密，为人处世落落大方，是个很贴心的人。”她对着身边的采菱吩咐道，“去把可妍唤来，对她说，盈雷姑娘在这儿。”

“我知道她好就开心了。”有时人和人之间真的有种缘分，说不清，道不明。

绮萱理了理衣裳，笑说道：“能投你的缘也不简单，我知道，你虽然和谁都相处得很好，不过，不是谁都能让你关心的。”

我笑着点了点她的额头，回道：“放心，你定是我在宫里屈指可数的要关心的人之一。”

她偏头笑问：“能列入三甲？”

“绝对。”给了她确定的答案，可妍也已姗姗而来。

许久不见，那神情明亮了许多，带着几分女儿家的娇羞与隐秘的快乐，我渐渐找不到第一次见她时那般倔犟又清冷的神情。

此刻的她，过得很好。

“姐姐，前些日子听说你病了，现下可好了？”她将我细细地打量一番，像是要看我有何变化似的，“可妍有些担心姐姐，幸好，姐姐只是清瘦了些，精神却还可以。”

我扶着她的肩膀，笑道：“清瘦些也好，我也怕丰腴呀。”

绮萱扑哧笑道：“统共就这两肉，风吹就倒的样子还怕丰腴。可妍，赶明儿起，我们每日一餐便够了，不然以后都不敢站在盈雷边上了。”

三个人俱是一通大笑，心里长时间的疲倦一扫而空。也许，我应该多出来走动，也许外面的天空会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过不去的坎，何况我心里已经下了决心呢。



踏出延禧宫，准备在园内好生闲逛一番。虽已入秋，可阳光却仍然有些炽热，每每被阳光照射，那张肆无忌惮的明朗面孔便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挥之不去。

他是我生命里最温暖、最明亮的一束阳光。

即使多年以后，阳光散去，我依然不会忘却那份温暖。

“盈雷姑娘好兴致。”一个温润有礼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点倦怠的笑意。我愕然地张望，望进了一双温淡的眸子里。

“奴婢给太子爷请安。”我福下身子，按压心里仍然会冒出的颤抖，让自己维持那一点镇定。

他微笑着，仿如春水一般，他长得并不像康熙，如果褪去那晚的阴鹭和十三生日那天的紧张，他的温润并不亚于八阿哥，反倒比八阿哥更多一分压抑的愠色。

“盈雷姑娘客气了，姑娘能与我那几位皇弟谈笑风生，自然不是常人。”他轻描淡写的话却让我心头一紧。

“太子过誉了。奴婢在这宫里只求安稳至出宫那天，一如所有的姐妹。”我随着他往前走，现在想来可笑，太子或是那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想过要我命的人，我却可以安然地和他们一起走路谈话。

原来，有些东西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姑娘的心态我能理解，也有些羡慕，不过，有时看似最简单的东西却是最难得到的。”他轻微地叹息，眉宇间落下让人费解的愁闷。

心里被某些东西轻触了一下，高处不胜寒。我忽然第一次意识到一点，这个太子并不快乐。虽然有很多人此刻觊觎着他这个位置，他却没有因为这个位置而得到一丝一毫真心的快乐。

可还是有一些人，想尽了办法要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

究竟谁比谁更幸运？

“太子贵为储君，自然明白有时一个人的不得已实在最为微不足道。”极目远望，心里泛起一丝感同身受的哀愁。他有他的不得已，而四阿哥、八阿哥、十三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不得已。

谁都无法纵情纵性地活着。

“姑娘果然蕙心兰质，和姑娘谈话，人也轻松不少。”他笑着，此时的他和记忆里那个扼住我喉咙企图将我杀死的他判若两人。倘若我不是来自未来，倘若我不是了解这段历史，怕是面对这样大相径庭的他会有抓狂的冲动。

我是知道原因的，而他们呢？他们不清楚这类病症，但以他们各自的警觉与聪明岂会觉察不了太子的怪异。

怕是这份怪异便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最佳武器。

我不禁叹息，眼前有几分忧郁的男子注定只会是个悲剧人物，不管手中的一切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太子，真正的轻松是要懂得饶恕自己，对自己无谓地施压却不去适度地放开，最终只是让自己更深处迷失下去。太子天纵英才，更要珍惜自己。”我点到即止，这本不该是我来说的，只是此刻的太子不仅仅是太子，更是一个有心病的病人，终究还是不能抹去本身具有的医者的责任心吧。

他有些惊诧、有些不解，但随即而来的是沉默。仿佛耳边只听到风吹过的声音，以及每一步踏下时凝重的脚步声。

“得姑娘警示，胤初感激。”临近御花园，太子向我告别，未了说道。

我摇了摇头：“太子言重了，奴婢妄言，还请太子见谅。”

“姑娘宅心仁厚，却偏偏对人维持着最后一分距离，又是为何？”他眼里闪过一丝不解，同样地，我也没有忽略眼中同样一闪而逝的锐利。

即使他不喜欢这个位子，即使他性情喜怒不定，他依然是康熙一手调教出来的皇太子，有着家族特有的看透人心的精明。

“尊卑有别，奴婢不会忘记。”轻描淡写地回他的话，便向他行礼告退。我望着他一步步离开的背影，虽疲倦却仍然挺直的背影，幽幽地叹了口气。

正要转身之际，身后传来一声轻唤，“颖然。”

我一震，竟久久地不敢转身，生怕那只是自己的幻听。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缓缓地转身，跌入那一双漆黑如墨的眸子里。

不知该如何开口，不知是否应当开口。许久，沉默被同时传来的叹息打破，我



忽然放松了心，好像一直紧绷着的弦终于松开。

“我明白。”很淡很淡的三个字，很轻柔很轻柔的微笑。

他脸上也松开了适才的紧绷，笑了一笑，有些寂寥，更多的却是欣慰：“我知道你明白。”

既然都明白，那便在此道别。

在这个世界上，人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身不由己。

当你平安的时候，我愿意远远地注视着你的快乐；当你身陷危机的时候，我愿意放开一切和你一同面对。

只是，这是对自己的承诺，你无须知道。但我明白，你也一定知道。

因为，你懂我，一如我懂你。

静静地看着他，静静地微笑。心里明白，再见到这个微笑会是很远的将来所以，固执地想要留给他最美丽的自己。

不会太过悲伤而忘了前进，不会沉溺痛苦而忘了珍惜。

我和他依旧是并肩行走，只是在谁都看不到谁的地方。看不到，却可以感受得到。这一路，永远都不会孤单。

这个冬日是记忆里少有的寒冷，我走在路上，深浅不匀的呼吸凝结成了漫天飞舞的水汽。径自有些出神地望着结了冰的湖面，不知从何时起爱上了冬天，也许是因为冬天的清冷能让这个嘈杂的世界变得安静。

忽然间就想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

“坐在这里这么久了，也不怕冷？”身后十四的声音响起，我回了回头，对他笑了笑，随手一指，说道：“你也坐一坐，这个冬天格外的冷，却也格外的安静。”

他从袖子里递过一个手炉，面无表情地道：“给你，明知道自己畏寒，还偏偏不怕死地一坐就是半天。”

我有些惊奇，笑回道：“倒是没料到你如此细心，多谢你。”

“不是我，”他脱口道，见我用不解的眼神看他，便顿了顿，眼神闪烁道，“不是我细心，是你自己没有半点保护自己的意思。”

我缩了缩身体，他不说还罢，一说还真觉得自己浑身冰凉。没去深究他奇怪的眼神，我将暖暖的手炉抱在胸口，只觉一股热流激荡全身。

他几度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这些日子可好？”

我不觉叹息，连他终究也要生分起来。不过三年时间，我身边能纵情欢笑的人越来越少。心里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那就让自己努力一番吧。我轻咳了一声，莞尔一笑，指着结着厚厚冰层的湖面道：“我从小生在南方，一直很羡慕北方的冬天可以看到这么厚一层冰结在湖面上，然后我会畅想，如果能在冰面上健步如飞该有多好。”

十四揶揄道：“你真以为你身轻如燕？怕一上去等不到健步如飞便已经掉在冰水里了。”

我和他相视而笑，初时的沉默气氛被这样的笑容轻而易举地化解。我轻声问道：“会不会怪我？”

他的大掌猛地拍了下我的背，我差点一头栽进湖里，回头狠狠瞪他，他无辜地耸肩，说道：“好啦，我报过仇了，心里若有什么怨恨的也忘记了。”

“是呀，差点出人命。”我撇撇嘴，反驳道。

他眯起眼睛，看似危险地道：“就这么小看我？你若真的落水，我还会袖手旁观不成？”

“就算被你救上来，不死也去了半条命。”我不自觉地把手炉拥得更紧，来抵消因想象落水而带来的冷飕飕的感觉。

他瞪着我的手炉，仿佛跟它有仇一般，我不觉抱得更紧，哼道：“你可给了我，现在反悔也不许抢回去。”

他一脸好气又好笑的表情，摇摇头，轻叹道：“盈雷，有时你很聪明，有时你却迟钝得很。不过，迟钝些也好。”

我一时摸不准他的话，耸耸肩，不去纠缠这个话题，却忽然觉得腿有些冻僵的麻木，慢慢地一寸寸地挪动那僵硬了的腿。

十四似要上来扶我，我连忙摇头，示意自己能起来。他恨声道：“你就不能有点女子的样子？”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纳闷地问：“我觉得我很好呀，哪点不像女子？”

“柔弱是女子的天性。”他哼了一声，“即便你没这天性，你就不能扮柔弱？”

我失笑道：“十四爷，虽说天冷这路上人少，可到底主仆有别。您贵为皇子，可奴婢的性命也不能白白地给丢了不是？”

他黑着张脸，闷哼了声后，低下头，帮我轻轻揉着腿。我直觉要收回我的腿，他伸手按住，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道：“不要动。”

我心中忽然一软，没有再用力，慢慢地，脚有了知觉，我轻咳了声后，把脚抽回，轻道：“谢谢。”

他也若无其事地起身，说道：“既然没事了，就起来吧。良主子的身体入冬就不好，你若再倒下去，储秀宫里可真要没了主心骨了。”

我站起身，活动了下四肢，注视着此刻仿佛平静无波的表情：“十四……”

他却很快打断我：“我不要听任何你劝我的话。”他的表情微微有些嘲讽，那使他看起来很像他的亲哥哥，“如果你劝服不了自己，就不要用那些话试图劝服我。”

我微微一笑：“我没有想劝你，也没有想劝自己。只是天寒地冻的，盈雷想邀请十四阿哥去万春亭坐坐，一同喝酒赏雪，好暖暖身子。”

他不由得笑笑，这次是有些自嘲的笑：“好，我去吩咐小绪子，让他送一坛酒，送几个小菜来。”

和他面对面坐在万春亭里，小绪子麻利地将东西摆好后，便退下了。我看着小绪子的背影，忽然觉得有点眼熟，低头想了会儿，忽然忆起正是和四阿哥身边的张喜颇为相像：“小绪子可是姓张？”

他一怔，随即笑了笑：“原来还是个包打听呀，竟连这等事也了如指掌。”

“我觉得他跟四阿哥身边的张喜公公很像。”

“他就是张喜的弟弟，当初，他和张喜都是二哥拨下来的人。”他喝了口酒，一闪而逝的光芒被脸上的淡笑遮住，“二哥对我们，可谓兄弟情深。”

其实他们都知道，却都那么大胆地把人当做亲信放在身边跟着，我默默地低头喝酒，一边在想十三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冷不丁被十四敲了下头。

